

671.3117
085
12

蘭封縣志

襄陽楊宗津刻

卷十二 藝文
卷末 軼事

襄封縣志卷之十二上

藝文志

疏書傳序碑記
論議文銘雜著詩
賦書目

天文人文周易並舉明乎文明之盛亦秀靈所鍾顧不重哉然姑無論其遠者即儀邑之小凡古今人著作之所及與夫古今之產於儀者其所爲詩文不啻汗牛充棟若弗能割愛難免昔人文選之譏矣茲擇其切於儀之人物事蹟利病者錄之其無當者雖美勿收仍列書目於後以存史遺意是亦變而不離乎其宗者與志藝文

奏封邱嘉禾浚儀嘉瓜疏

唐韓愈

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活動植
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
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
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

上治河疏

明潘季駒總河

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陝州孟縣鞏縣三處皆
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日之濁今自河南之閻鄉起至歸德虞城
縣止河經五府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
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急湍即至沉滯故
決口不塞則水分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而傍溢勢所必至也是以黃河
防禦爲難而中州爲尤難自漢迄今東冲西决未有不始自河南緣非運道

所經人遂漫不關心不知上源既決運道必傷往年孫家渡黃陵岡趙皮寨
故轍可鑒也弘治年劉大夏於北岸築有長堤一道起自曹縣界至武陟縣
詹家店止延袤五百餘里南岸逼近省城亦有長堤一道起自虞城縣至榮
澤縣止實爲中原屏障但地鮮老土堤皆浮沙河水一漲多難保守今逐一
查核分爲緩急二工如儀封縣北棟城口舊堤一段舊壩一座南岸普家營
新舊月堤蘭陽縣楊家莊至賈家樓舊堤一道南岸自陳留至儀封縣界舊
堤一段祥符縣劉獸醫口迤南舊堤二段張家灣塌斷老壩一段達後月壩
一段又自陶家店至兎伯堆埽頭集至舊堤頭長堤二道又劉獸醫口遙堤
一道封邱縣荆隆口北中樂城于家店張家莊各有水冲潭窩又會題准荆
隆口創築遙堤一道陽武縣北岸牌沙岡埽壩原武縣舊堤一道榮澤縣北
岸長堤一道自朱世花大王廟至婁店郭家潭等處俱有潭窩歸德府考城
縣北岸芝麻莊迤東埽壩三段李秀廠東堤決口唐家水口壩基商邱縣南

岸楊光口堤以上工程或剗築或加幫或填補皆係險要之處亟宜修舉者
也又如儀封縣北岸榮花樹舊堤一段挖泥河舊壩坍塌祥符縣馬家口舊
堤三段省城四面大堤一道陽武縣自王祐莊至脾沙岡舊堤南岸自訾家
莊後至中牟縣園墩寺舊堤原武縣南岸舊堤二段中牟縣舊堤六段俱應
加幫河勢稍緩俟急工完日次第修舉者也兩工告竣則防禦可恃但築堤
不難而覓土難若非真正老淤土隨沙走漂蕩無益容臣加意檢築或夾雜
浮沙或夯杵不實將河官參治又查得徭編河堡銀工役所恃爲生者也有
司視爲末務倦於追徵吏書乾沒收頭侵尅近聞併入條鞭解京止餘畸零
人戶逋欠糧尾皆作河道錢糧請令追徵立限催比如完不及三分之二者
即遇考滿陞遷不准離任庶知儆惕而錢糧自裕矣又臣惟河防在堤而守
防在人宜令堤壩之上每二里修一堡房令堡老堡夫常川住守防護堤岸
修補坍塌填塞穴洞看守柳株三伏九秋之間不分風雨晝夜防守法至備

矣但不周恤人心易怠宜於近堤官地堡老給與六畝堡夫五畝以便耕種
稍助食用仍給帖照免其糧差則人心樂爲之用而堤防可久矣

與徐都憲朝儀書

王廷相

聞敝邑關布折色改入他處然否黃河原非敝邑故物弘治初年如自南來
時蒙撫按閱其昏墊蕩析奏准改撥輕糧用甦民困今三十餘年矣河流猶
夫昔也兩崖相去闊者三里有餘狹者不下一二里東坍西塌歲無虛日甚
至一村一落百數十頃盡入河渚舊日大家今爲貧民舊稱多丁今盡流亡
近年兩次開挑減水新河平白挖毀民田何啻數百餘頃只此三河實蘭儀
考三縣之痛疾視他縣田畝完全人民安業苦樂相懸倍蓰無算然則輕糧
之賜亦所宜然矣若使與他縣一例徵派則三河所沒之田誰爲補之耶望
稱停以平其政待河去他所而後議之則受災者得沾其宥卽之仁災去者
復其原額之徵豈不兩得其平乎古人夾河百里之地棄而不徵正此義耳

伏惟加察幸甚

與杭方伯書

王廷相

頓首大方伯杭先生執事古者大夫士有故而居鄉雖不與聞國政而民事之委蔽亦得以達於君何也事關利害則政有得失故上欲其達而下欲其聞蓋曰大夫士國之達者故也今者偶有所見敢不一聞之惟加聽幸甚敝邑距他縣之境東西不過五十里南北不過六十里屬邑之最小者也且四境之內杞縣祥符陳留之民十居其四吾民受產者纔六分而已爾農賈之所經營田畝之所出產亦寡而有限其財力可知也比歲河流行由地中稍息泛濫時而秋水蕩汨兩崖崩塌壞民田廬不可勝計築堤捲埽苟圖捍禦民力勞費不減往昔管馬之官雖蒙裁革而買補種牧解俵大馬靡財不貲例不蠲停加以連年蝗旱人不充食今夏二麥收不及種嗷嗷待哺勢將流移其困殆可知也夫蕞爾之區財力已困守其常額猶恐將輸弗給又從而

益之民胡以堪邇者伏蒙省劄以陳留料價移入敝邑其辭曰儀封舊額辦
也昔被河患暫移陳留今以故物還之爾誠如是也夫復何辭及官吏檢其
卷籍諮諸故老一無所謂舊額代輸之由彼造事者何所據而歸之邪夫物
各得其分謂之仁事適其宜謂之義陳留舊額彼定分也彼不自輸而推以
與人他邑之民何幸哉謂之得其分適其宜也得乎或者曰稽實於高下者
綜核之政也酌宜於事勢者通變之術也陳留之民敝故變以救之爾吁此
大不然者彼曰被災境不相遠彼此俱受有何懸絕彼曰衝要患不如吾之
河彼曰疲憊累不及吾之馬况陳留之民占居敝邑戶近五百吾邑之民未
有居彼者有之亦流離寡業者爾非彼之高樓居廣田畝萃族屬千百其指
與吾民敵也夫吾邑之地既被彼民利之吾民之財復代彼民輸之則敝邑
與土地民力雖謂之乾沒亦可也謂通變合宜而綜核得其實乎夫古之王
者有大災患有大變故則更其民而役輸之政也近觀於豐沛曹單之域矣

河水橫溢森茫無際民變而魚鱉地變而江湖公有徭孰與輸官有工孰與役不轉於他所之民代之弗集也此通變之宜也辟之鄰居者守望相助疾病相視有患難而拯之亦其分爾夫何怨今陳留之民有是大災變邪無也何突然求救於上而轉禍於敝邑之邪民夫民一也自一邑者視之若有彼此而一省者視之皆赤子爾自各省者視之若有秦越之分而天下者視之皆吾之同胞爾伏惟執事宏德直道不爲曲節皆其所綏懷者也望核其實而處之俾各得其分焉幸甚幸甚

與開封趙二守書

王廷相

廷相頓首二守趙公閣下余嘗讀周禮見先生之取於民者雖荼蕘果蓏蚌蚌蠃蠃之細靡不上供天府計於民者若無所遺矣及見山林川澤邱陵海斥之利則皆與民共之而不私是分田制產任土作貢之外猶有曠蕩不徵之區以弛其利於民矣先生之待民者何其仁哉竊以敝邑之田不登稅籍

殆什之四五永樂以來皆奉明旨永不起科此非先生曠蕩不徵之區以弛其利於民者哉小民仰荷無疆之澤殆與太平甯國歸義之鄉鳳陽臨淮根本之地同一生成矣獨非幸乎哉何以言之敝邑在國初之時其民田與周府三護衛屯田相離而居及後護衛調去田雖空閑民不敢耕黃河當時亦汎遺溢衝決適臨敝邑戶部量田亦不及收入圖籍及後河日南徙與護衛田皆蘆莽管茅一望無際虎狼爲窟盜刦爲巢時而上司憂之乃白於朝廷以故永樂年間有許民儘力開耕永不起科之旨至今載在官府藏之民家可稽而知也彼時儀封之民無多其力不能多墾故陳留祥符杞縣之民來占耕之至今三縣之民居儀封者約三之一不下也但民生貧富無常不得不轉相易賣其契書皆曰無糧白地以是故耳轉賣轉耕已百有餘年矣未聞有告爲納糧地者近年以來民生日繁情僞日滋始有以詐欺其上而赴訴者矣但賢人君子來自他方便驟聞而駭之謂有田有租古今通議豈有

無糧之田不稅之民乎遂信爲彼縣之田而判之然轉相告辯終歸無實竟不能行焉何也事勢之不可變政體之不可擾也何謂事勢之不可變民間糧冊其田地皆有坐落處所此縣之田必不爲彼縣輸稅斯版籍有定非可便宜從事也許民開耕之旨雖戶部及見行事例每引以爲言今之有司顧不得不遵之也必欲有田有租使其納稅須得撫按奏聞該部議處而後可此等舉錯干繫重大又賢人君子惟以藏富於民爲急不忍屑屑令民起科終以此而止故曰事勢之不可變何謂政體之不可擾君子之爲政也務襲常而重變革非有大利之興大害之除以作民福必不肯以已安靜之政而反涉於擾攘驚駭之塗也如此田地民不輸稅久矣一變而代之稅則平日之賣田者舉引領跂足而相效誰不赴訴哉蓋小民之心惟利是趨既開其端斯靖興蜂起不可止矣賣田者旣皆效其欺則買田者必欲直其情更相辯詰煩瀆上司始而或被其欺終而復歸之正反覆相尋而聽者日益厭苦

矣故曰政體之不可擾或又曰買田者必富賣田者必其貧困不振者也奪富而益貧何所不可嗟乎是大不然矣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萬民焉所謂均者至公無私民各得其分願之謂也非曰奪彼以益此也蓋貧富有定分貢賦有定制凡以立法行政使各得其分願斯善矣憎而損之愛而益之不可也若不論其定分而惟以貧富計之是以私意爲愛憎舍法制而爲予奪矣豈先王無怨無惡廓然大公之政哉恭惟執事自下車以來推仁涵物秉公應務奸詭變謠伏匿情實一至於庭片言而決僕私頌其德久矣而猶拳拳於是者亦以賢人君子來自他方恐於小邑之故有所不及悉也故不覺其辭之繁而且直焉惟高明亮之幸甚幸甚

與鍾洪溪中丞書

張 閩

兩河二百年來所未有水旱凶荒何民生至不幸而獨於今歲有之又何民生至不幸中而猶徼天厚幸得遇公祖之任撫綏者當之每聞臺端心力盡

猝以求登胥溺之民而冀回瀕死之息感恩幸甚夫自常平社倉之法不修而救荒無備一遇歲凶更勞當事之心即汴之大旱已極又遭河漲三至擗城使非臺端出所易數千石之粟減直出糶則不五日而汴之市肆絕不決旬而軍民困不再浹旬而汴之爲汴將大有難言此公祖輯甯保息之功於是爲大無平常之素積而驟收其博濟之功祛欺隱之叢奸而坐普天均平之惠善莫有善於此者矣但被災之地不盡睢陳汴東之民困苦尤甚卽敝邑言七月十日未水之前已大無麥又大無禾四野焦焚其跡如掃旣水之後田廬畜產幾蕩析無遺小莊西鄰留陳二寨不滿三十餘家其民之土著流移遭渰沒而死者三十七人婦女嬰兒猶不在是舉一寨而他可知也見存者初皆採桑剝榆稍可供食然不數日又赤地而掃矣且居者有一擔一斗之粟則必夜遭強刦行者有握粟布衣之人則必路被要奪計今至來歲柳頭青日尙將五月其中禍變詎獨貧民凍餓爲可寒心欲求濟燃眉之策

莫若仰師良工就會城已試程式而推廣其行事今郡邑預備之倉雖已空虛然必尙有存留請於有千石者每千各出五百百石者各出五十自今遇窮冬雨雪寒沴之時來春青黃不接之候照時值市價折半減直那移出糶官受其直豐年穀賤仍抵數糶入還倉又必嚴斗升之限謹豪猾兼并之防委任得人處置咸宜則公儲不費民命可活民間積穀之家或多方勸貸或准折贖錢或酬之名器俾各樂出所有以濟官之乏待時少融和即便停止古人弛禁通商遇事尤急入秋以來幸商人乘時射利挽青徐蕭碣之粟逆流而上果北沿河地方猶獲賴此凡商之所苦如斛斗升合之較店家牙僧之徵悉盡與寬弛其市價低昂惟一從民使夫有在官之糶於以備陡然急切之時更弛行商之禁於以遂常川往來之便公私雖二實以相成又如儀封雖偏小舊諸建置亦甚嚴飭自條鞭之議行歲額諸修葺之費不過十金縣官奉法無米之粥巧婦莫炊故諸官署學宮日就傾頽能於此而督其乘

時設計催役興作則役人亦衆而近縣之饑民可活也環縣有堤向自堤距城匯爲水澤有城而無隍者四十年城亦不堪太甚今旱後水乾正宜浚隍出土以附城頃是鑿池即以築城聞方議興作亦以無食中止能於此爲之則役人愈衆而遠鄉之饑民可活也修築河堤見役二程若實爲催役則閩境之饑民可活取之河夫則鄰境之饑民皆可活也大都賑飢之策若拘方任法雖聖謨嘉言亦泥之而不足惟隨時因事即一隅一方亦運之而有餘且方今之時爲人上者能忍視民之立死而不救乎不能也不能則凡可以濟吾機成吾事者須破例爲之故范文正大興土木猶縱民競渡陳正仲猶獎作浮圖况城池解署乎魯之告齊以鬯圭玉磬傳又稱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是古謀臣急病雖竭國之重器且不之惜聖王愛民雖身體髮膚且不之愛而顧又肯第委於倉廩民力之有無也况今府庫與民間富室求千百之二三亦尙有可爲惟在臺端曲爲注意焉耳目前河防一事尤時事尤

急孝皇之於黃陵岡肅皇之於野雞岡兩興塞河之役皆竭國之力方底成功黃陵岡既塞之後至今歲修小宋以南之堤岸者所以防河之趨而北野雞岡既塞之後至今修築儀封縣治南北之堤岸者所以防河之徙而南至青陵岡一堤近歲方築不知者見東西亘延止於儀封境內若專爲儀封而設然曩時當事者深謀實以增固南河之護衛蓋無是堤是無儀封無儀封欲河之不建瓴南下以直衝中都也得乎今南北之堤既盡衝決修築之功國計民生皆恃乎此至今修築之役尙績效茫然者何蓋計工之始所司恐涉冒破張皇不敢盡達及計估工程却力實不逮往例遇緊急工作除申准夫額仍暫起鄉夫官不給直使相裨助今不能此者以癸未嘗河漲爲災矣今屢十分之四惟時但居民衝壞牆屋縣官每名爲給穀五斗彼民之心不思在官積貯有今昔盈屈之不同祇以昔災猶未甚得蒙軫恤之仁今災倍於前却無顆粒之及已人人觖望且旣淪陷其室家漂溺其妻子方扶傾救

死不暇又從而不給一錢徒枵腹以役之豈人情乎旣聞臺端許給直僱役
大惠矣乃聞猶聚散無常人不應募弘治中劉忠宣之治河防也必日自試
以錐畱隨工核驗至今父老相傳猶欵艷之數日來村中傳說熊車有東下
信音倘一按臨之自興革畢照又無俟此礪縷也伏乞軫恤黎庶之急權師
常平之意曲全未竟之澤寬弛以通商多方以勸貸速督舊堤之成功嚴責
增築之實效斯可回凍餓于陽春而登陷溺于衽席此於荒政亦但取治標
之急效云耳若治本全功則常平社倉之法終不可罷前聞已疏奏於朝倘
更徵天幸兩河得久藉福星須社倉常平乘時並建勇於必行爾仍有惠民
永利之篇以爲臺端他日獻則懲今善後經國保民自出於尋常萬萬也
顧遜世之人不開目論天下事久矣敢布腹心伏楮亂談語無倫次更惟心
照而恕原之又幸甚幸甚

請見湯川先生書

歸德郭善鄰